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8

木头娃娃百年传奇

〔美〕雷切尔·菲尔德 著
夏海涵 姚婕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3

木头娃娃百年传奇

〔美〕雷切尔·菲尔德 著
夏海涵 姚婕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头娃娃百年传奇/(美)菲尔德著;夏海涵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ISBN 978-7-5321-4893-6

I. ①木… II. ①菲… ②夏…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2234 号

丛书策划: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韩伟国
徐如麒 尚 飞
责任编辑:于 晨
选题策划:尚 飞
装帧设计:董红红 高静芳

木头娃娃百年传奇

[美]雷切尔·菲尔德 著
夏海涵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5,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93-6/I·3829 定价:20.00 元

| 总序 |

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什么叫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们带领着一批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学生一起读书、写作、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来感受到人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语文教育，就是读、写和思考——所以，“阅读”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通过读书，青少年从原来一个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文化人，由一个自在的人变为一个自为的人，人的成长就是通过读书来成长的。作为学校教育的阅读，不同于社会教育阅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经典阅读”。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把整个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给我们孩子，这个精神食品就指经典。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让孩子从小接触经典，也

就是让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人类精神高地上，对他一辈子发展至关重要。

现在的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某种程度上是陷入困境的。经典阅读其实遇到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应试教育挑战，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挑战。网络阅读当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可否认。但是网络阅读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它的阅读是“非个性”的，是一个群体的阅读，是炒作的阅读；另外一个弱点是不能进行深度阅读。而“个性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是经典的特点。所以我们强调阅读经典，既是教育本质所决定，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我们必须读经典。

经典阅读分两类，首先是阅读原典。但是青少年阅读原典有一定困难，而且还有时间问题，因此经典的改写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它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引路人，当然这个“引路人”必须是高手。

这些年我提倡经典，跟许多老师讨论过现在孩子阅读经典适合的时间段：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孩子有四年时间。因为三四年级太小了，到初三要应试了。这是一段珍贵的时间。而且根据我的接触，在这四个年级里面的老师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毕竟离应试教育有一点点距离，因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来推动学生阅读。所以我希望家长、教师都能抓住这段时间，挑选名家改写的经典读本，让孩子能够亲近名著，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目录

第一章	回忆开始	1
第二章	我飞上了天,更高兴能落回到地面	15
第三章	我的陆上和海洋之旅	27
第四章	出海	35
第五章	我们捕到一头鲸鱼	44
第六章	我在死亡的边缘与普雷布尔家再聚首	59
第七章	神、土著人和猴子	70
第八章	迷失在印度	79
第九章	第二个与我一起玩的小朋友	90
第十章	我获救了,还听到了阿德琳娜·帕蒂	102
第十一章	我照了一张银版相片并遇见了一位诗人	117
第十二章	纽约,时装娃娃	126
第十三章	回到新英格兰	137
第十四章	新的职业	148
第十五章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168
第十六章	回到故土	181
第十七章	我被拍卖了	193
	后记	202

第一章 回忆开始



古玩店现在很安静，只有西奥博尔德和我，因为咕咕钟^①前天被卖出去了，而西奥博尔德在夜间总是如此勤劳，已经没有老鼠敢从木制陈列架后面溜出来冒险了。西奥博尔德是古玩店里的猫——古玩店里唯一不出售的物品，这一点让它有时很傲慢。我倒不是想批评它。我们都有自己的弱点，而且若不是它，我现在可能不会在写我的回忆录。不过，弱点是一回事，爪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点我有理由知道。

确切地说，西奥博尔德不是一只坏猫，但也远非一只体贴的好猫。此外，它总是弓身潜行，并且有着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爪子和尾巴。就在不久以前，它开始睡在古玩店的窗边，头就枕在装满古代珠宝的托盘里。如果亨特小姐看到前天晚上它打呵欠的时候险些吞掉一只石榴石耳环，她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是古玩店开张的时候亨特小姐就已经拥有了西奥博尔德，而且她似乎因为它的努力也非常珍视它。我必须说，亨特小姐有很多奇怪的习惯，最初我甚至对她诸如戳碰、凝视和倒置所有物品的习惯感到有些滑稽，

① 布谷鸟报时钟。



就像菲比·普雷布尔的妈妈过去常说的那样。尽管这些习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不是最好的,可她已经习惯了这样。但是,亨特小姐的心是好的,如果她认定你是名副其实的,那么她会为你做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发现我从椅子上摔下来碰到鼻子后,她连续三个早晨都对她说她不会带我这样一个古老珍贵的娃娃到处跑,除了每晚打烊前将我从橱窗中取出之外。

所以现在我就在她凌乱的书桌上,我的脚站在被绿色墨水浸润的纸上,我的背靠在锡制的墨水瓶架上,而我的四周堆满了雪白的账单和纸张。我的旁边是一只古老的海螺壳,它被另一堆乱纸压在下面。我曾看见过许多更漂亮的海螺壳,然而它还是令人回想无限。一想到南太平洋上的岛屿和我们在那儿经历的所有冒险,我就仿佛在它弧形的边上看到了阳光。穿过古玩店,有座壁炉台,上面有一只横帆船的模型,装在一只玻璃瓶里。但是比起我们从波士顿港起航的戴安娜号,它的帆没有那么整齐,它的镀金表面也没有那么精致。也许今晚那个古老的瑞士音乐盒又会自动演奏,就像有时那样毫无征兆。当它弹出华尔兹舞曲“玫瑰与木樨草”时,就同伊莎贝拉·范·伦斯勒和其他人在佩图先生举办的沙龙里翩翩起舞时的曲调一样欢快。可我总觉得坐在这里倾听很奇怪。要知道佩图先生的沙龙就在穿过华盛顿广场的地方,离我现在坐的地方仅有一个街区之隔,不过那时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像这样满是小店铺的街道。

也许是玻璃瓶里的帆船,也许是音乐盒,虽然我认为更可能是鹅毛笔,使我产生了写下自己的故事的想法。这支笔属于锡制的墨水瓶架,上面的羽毛就像女士礼服上的鲸鱼骨或者小女孩的阔边女帽一样,早已过时。而且,人是无法忘记年幼时的教

养的，我陪伴着克拉丽莎用鹅毛笔将所有的箴言抄写在练习本上时受教良多。如果亨特小姐和老绅士说的是真的，我是古玩店里最名副其实的古董，那么相较于这些新奇的自来水笔，为什么我不应该更喜欢羽毛笔呢？我不喜欢这种写起字来还能听到沙沙声的尖头钢笔。所以我将忠诚地用我现在握在手里的鹅毛笔，开始写下我的回忆。



据我所知，我是一百多年前的隆冬在缅因州被制造出来的。自然，我对这一切完全没有印象。不过我以前常听普雷布尔家的人讲，以至于有时我自己也认为，是“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在一小块花楸木上把我雕刻出来的。这块花楸木是那么小，以致我即使作为一个玩具娃娃也身材偏小，可他非常珍视这块花楸木，因为这是他漂洋过海从爱尔兰带来的。花楸木近在手边是



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不仅能够驱邪避凶，还能带来好运。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他开始沿街叫卖后，就一直将这块花楸木放在随身携带的包裹底部的原因。通常，五月到十一月的生意最好，因为这个时候道路畅通，天气也还暖和，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们可以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他摊开来的小商品。但是那一年他比以前向北走得更远了一些。大雪将他拦在连通海边和树木繁茂的乡村的路上。阵风猛烈，旋即在路上吹起积雪，他被迫来到普雷布尔家的厨房门前，因为在那儿他看见了光。他敲响了门。

普雷布尔夫人总是念叨，要是没有“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她都不知道她和菲比该怎样生活，因为他们三个，还有做杂役的男童安迪，很费力地才使炉火持续燃烧，照料牲口棚里的马、牛和鸡。即便是天气转晴了好多天，道路仍然无法通行，所有的船只也由于暴风雨被困在波特兰港。所以“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决定留下来，在附近帮人家做点儿零活，直到春天来临，正好普雷布尔船长出海了，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

那时候，菲比·普雷布尔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快活友善，脸庞两侧垂着整齐金色圆发卷。就是为了她，我从一块只有六英寸半^①高的花楸木，还远不及一支月桂果蜡烛高，变成了一个玩具娃娃。所以，我最初的记忆是一间温馨的方形房间，上面有棕色的横梁，角落里是像洞穴一样的大壁炉，壁炉里面的火焰吞噬着粗大的木头，黑色的旧水壶就悬吊在上面的铁钩上。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菲比对她的妈妈和安迪说的：“看，现在娃娃有了脸！”他们过来凝视着我，“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把我夹

① 约 16.5 厘米。

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在火光下转来转去，好让我身上的颜料快些干。我能记起当时菲比看到我的容貌时的兴奋表情，能记起她的妈妈看到老年人在如此小的木头上雕刻出了真正的鼻子甚至还有愉快的表情时所表露出的惊讶神情。的确，他们都认为，没有人能拥有如此高超的折叠刀使用技巧。那天晚上，我被放到壁炉台上晾干，微弱的壁炉火光在墙上映出奇怪的影子，老鼠在墙里墙外吱吱叫着乱跑，窗外的风吹过松树的枯枝发出熟悉的呼啸声。

菲比的妈妈决定，只有我被穿戴得整整齐齐了，菲比才能跟我一起玩。菲比并不是喜欢做针线活的孩子，可她的妈妈非常坚决，所以现在针、线、顶针和饰品包都拿了出来，为了我的第一套衣服，她开始为我测量。那是一块点缀着小红花的米黄色印花布，我认为它真的非常漂亮。菲比的针法并不总是最好的，缝了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之后她就开始烦躁起来；尽管如此，她是那么急切地想跟我玩，所以她的勤劳也着实令我们都大吃一惊。我确实记不太清楚我的名字是如何来的。起初，我受洗时被命名为梅海塔布尔，可是菲比没有耐心说这么多音节，所以现在我就成了全家人口中的希蒂。事实上，正是在普雷布尔夫人的建议下，这个名字被工整地用十字针法绣在了我的内衣上，而且菲比为它们选了红色的线。

“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记住自己的名字了。”当看到最后一个字母也绣好了，菲比的妈妈说。

“但是妈妈，她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小女孩喊道，“因为她永远都是我的娃娃。”

如今想起这些话是多奇怪啊！那时候我们对即将发生在我



们身上的事情都预料不到！

几个星期以后，我的有花枝图案的印花布外衣终于缝好了最后一针。不幸的是，那是一个星期六，而在那个时候从星期六日落到星期天晚上，绝大多数的孩子是不允许玩玩具的。那时还是二月，太阳早早地就落到了公路西边云杉覆盖的大山后面，菲比根本没有尽兴，她徒劳地恳求妈妈再让她在壁炉边玩半个小时。妈妈把我放到松木梳妆台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以免我的小主人看到我后禁不住诱惑。我被隔离了，只能与普雷布尔太太最好的佩斯利细毛披巾、菲比的海豹皮暖手笼和披肩——那还是她爸爸上次去波士顿时特意为她带回来的——相伴，直到第二天早晨准备去教堂的时候。

周日的教堂礼拜对普雷布尔一家非常重要，虽然他们住在几里地之外，乘雪橇也要走很长时间。菲比穿戴整齐，早早地等着妈妈和安迪。她踏上脚凳，拉开梳妆台的抽屉，然后就俯身看到了我。她本来是来取毛皮披肩的，可是一看到我她就无法自制了，虽然我必须公平地讲，菲比已经尽全力抵挡诱惑了。

“不，希蒂，”她说，“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不能碰你，直到今天日落前都不能碰你。”

当她想到还有那么久的时候，不禁叹了口气。就在我们两个明白怎么回事之前，我已经被她拿在手里了。

“毕竟，”她对我辩解说，“妈妈只说我星期天不能和你玩，我就是帮你把衣服捋平。”

可是不久，她突然想到正好可以把我放进她的暖手笼里。我必须走，而且一点儿也不惊奇她突然想起了这个计划。

“没有人会想到你在我的暖手笼里，希蒂。”她低声说。我能

从她的声音中断定，余下的清晨时光我不用在松木抽屉里度过了。就在这时，她的妈妈走了进来，匆忙地催促说，他们再不出发，就要赶不上唱赞美诗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赞美诗是什么，但是要赶不上唱赞美诗的想法是如此令她担忧，以至于在抽屉里拿披巾的时候，她都没有察觉我没在抽屉里，也没发现菲比的脸颊已经变得绯红。

在海豹皮暖手笼里既暖和又舒适，虽然菲比把双手都放进去意味着我的空间更狭小了。当然，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偶尔摇曳的炫目光线，我想那一定是太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来的。不过，我能感到马拉着我们在雪地上驰骋。我能听到雪在马脚下吱嘎作响，“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边挥舞鞭子边吹着口哨，我们的雪橇铃铛欢快地叮当响个不停。可是普雷布尔夫人不喜欢铃铛的声音，她一直在责怪安迪忘记把它们从马具上卸下来。她说带着铃铛上教堂会破坏安息日的神圣，而且也不知道邻居们会怎么想。但是安迪说，铃铛就是铃铛，听不出雪橇上的铃铛响声与教堂塔尖上的铃铛响声有何不同。

安迪的这番言论引来菲比妈妈更严厉的责骂。如果不是雪橇恰在那时停在了台阶前，她还会说更多的。一想到我是在教堂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带娃娃的地方，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幸福的好奇。虽然不能看到暖手笼外面的情景，但我努力地听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后，我依然能够听到周围人们起身时发出的沙沙声及合唱的旋律：

赞美他是万福之源的神，赞美他创造了凡尘中所有的生物……



这让我这个木头娃娃从头到脚都感到非常庄严。

讲经和祷告的时间是那么长，我放弃了追着听的努力。至于菲比，她先感到不耐烦，然后从椅背上滑下来靠在妈妈身上打起盹儿来。我的不幸就这样发生了。我猜想，她睡着的时候，暖手笼在她的手里摇晃。渐渐地，她的手松了，因为紧接着我知道我从舒适的海豹皮藏身之所大头朝下地摔到了地上。幸运的是，这一幕发生在全体起立做最后的祝福之时，所以没有人听到我跌落在地的声音。暖手笼向相反的方向滚去，被安迪拾起，而非比则猛地起身，像其他人一样低下头来。

我害怕不会被拾起——直到看到所有的脚都从菲比坐的那排长凳走开，我也没被发现。我听到门外雪橇和马的声音，我仍然希望菲比能设法回来找我。但最后，当我听到门被锁上、百叶窗被重重地拉下时，我放弃了所有获救的希望。我知道，菲比的妈妈刚才一定催促她快些走，而现在她也不敢承认将我带到了教堂。所以现在我专心于思考我所处的糟糕境地，这可是我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

我极不愿回忆之后的日日夜夜，而且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究竟在那儿困了多少天。我只知道那是我最悲惨的日子，即使后来遭遇火灾和轮船失事也没有这么悲惨。可怕的寒冷，我的手和脚好像都要冻掉了。外面狂风怒吼，吹得横梁和钉子吱嘎咯嗒乱响，门廊的敲钟索前后摇荡发出阴沉可怕的响声。那儿还有蝙蝠，我对它们毫无防备。其中一只蝙蝠还将巢筑到了菲比坐的那排座位的角落里，离我躺的地方就只有几英尺远。白天它将自己倒挂在灰色的球上，但是到了晚上它就飞出去四处猛扑，令我十分恐惧。有时候它飞得很低，甚至翅膀都碰到我

了，而我也注意到它的一双小黑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它的爪在我看来非常尖利，我希望我不会有机会感受它们。此外，我旁边的地上放着一本插图版《圣经》，翻开的那页正好是最令人痛苦的一幅画——一个男人被一条大鱼吞下，可我不幸的遭遇并没有获得《圣经》的任何帮助。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和那个男人的境遇是同样的不幸。



一天，当听到钥匙在锁里旋转的时候，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那是教堂司事周三例行巡阅，以检查所有的物品是否都安然无恙。我开始又一次充满希望——可是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现在我躺在靠背长凳下面，被一只脚凳和一本《圣经》包围，连一根指头都动不了，很难被发现。我说我连一根指头都动不了。我必须承认“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认为一双像连指手套



一样的手最适合我：一侧只有大拇指，而另一侧是合并的其余手指。所以我就只能依赖我的脚。可它们被固定在我的腿上，而且，我也无法享受膝盖的灵活。不过，用尽全身的力气，我终于能够从上面固定腿的地方动一动了。我明白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尽己所能地将腿抬起又放下。

砰——！ 砰——！ 砰——！

连我自己都被双脚落到古旧地板上的声音吓了一跳。那声音穿越空荡的教堂产生了令人恐怖的回声。我听到教堂司事发出了近乎窒息的惊叫，紧接着还听到哗啦一声，那一定是他手中的扫帚掉到了地上。然后他向教堂后面跑去，一路跌跌撞撞，好几次都碰到了靠背长凳上。我听到他被吓坏了似的喃喃自语：

“可能是幽灵，也可能不是，不过我不会冒这个险！”

尽管我很不舒服，但还是为自己的一双木头脚能令教堂司事如此恐惧而感到骄傲。

幸运的是，菲比·普雷布尔并不擅长保守秘密。这周过去之前她已经坦白了带我去教堂的错误，而且许诺，只要我能再次回到她身边，她就改正错误。于是，当安迪和“上了年纪的沿街小贩”出去寻找我的时候，她被要求额外再绣较长一段时间的刺绣。

任何笔，即使是最好的羽毛笔，也不能描述出我再次回家的喜悦。任何炉火都不及普雷布尔家壁炉里的明亮、跃动。多好啊，我又能感到炉火烤到身上的温暖，能看到它的火光在盘盘罐罐和正俯身将箴言绣到方形帆布上的菲比的头上摇曳。菲比绣的箴言是：

